

基本館藏

187670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
及其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



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

一九五三年一月

目次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及其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	特洛申(一)
數學和物理學	恩格斯(一九)
宇宙發展科學中的新理論	庫卡金(四〇)
星體起源說的變遷和蘇聯天文學者在這方面的偉大貢獻	陳彪(四六)
在創造上合作的偉大力量	涅斯米揚諾夫(五七)
反對化學中的唯心論和機械論	龍育之(六八)
有機化學中化學構造理論問題全蘇聯討論會述評	奧·阿·留托夫(七九)
蘇聯科學界批判量子力學中的唯心論觀點	何祚麻(一〇四)
爭取量子力學基本原理的唯物主義闡明	里·伊·斯圖乞克(一二三)

斯大林關於語言學的著作及其對於自然科學的意義

蘇聯 特洛申

斯大林底「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是關於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發展中的新標幟。這一書是有馬克思主義的，它的基本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創作的範疇。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運用於語言學的具體場合上，顯示了應該如何地使馬克思主義的革命理論，來指導我們地研究與批評任何科學向前。

斯大林同志在「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一書中，給予了馬克思主義是自然與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這一重要的定義。

斯大林同志說：「馬克思主義是關於自然和社會底發展規律的科學，是關於被壓迫和被剝削羣衆革命的科學，是關於社會主義在一切國家中勝利的科學，是關於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科學。」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譯本，一九五一年四月再版，六二頁。）

斯大林同志這一定義，指出了在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條件下，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對於發展自然科學與應用科學有着偉大的意義。

對於許多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要問題，斯大林都給予一種新的提法。在他底關於語言學的天才著作裏，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獲得了完整與全面的發展；在這些著作中，清楚而明確地規定了各種不同的社會現象的作用、功能與性質上的特點。

斯大林證實了一切社會現象有着一個共同的特色，就是它們為社會服務。然而，在這種服務的過程裏，根據了發展的性質與其在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每一種社會現象都獲得了本身的特徵與特性。

斯大林的指示是這樣的：科學必須研究與說明某一種社會現象的特殊性質，這些特殊性質對於科學是最重要的；這一指示有着巨大的方法論上的意義。從這個指示得到下列的結論：科學本身是一種以特殊的特性而被區別出來的社會現象。既然如此，就不可避免的遭遇到這樣的一些問題如：科學對於上層建築及基礎的關係；自然科學與生產及社會生產力的聯繫以及科學的階級性與黨性的問題。

正確地來解決全部這些問題有着巨大的意義。因為祇有這樣才能揭發與瞭解科學發展的規律，建立它的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為黨與學生共產主義建設中起作用與意義；明瞭共產黨在科學領域中的政策。

一

斯大林同志關於科學的繼承性，以及關於妥善地利用科學遺產的指示，對於自然科學有着巨大的意義。斯大林同志揭發了馬爾及其追隨者的誇誇論調，他寫道：

「聽了馬爾的說法，特別是他的『門徒們』的說法以後，會使人認為在馬爾以前不曾有過任何語言學、語言學只是從馬爾的新學說出現以後才開始的。馬克思與恩格斯要謙虛得多，他們認為他們的辯證唯物主義是以前時期有哲學在內的各種科學發展的產物。」（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譯本，三六頁。）

科學只有在嚴格的與一貫的歷史繼承性底基礎上，才能被發展、豐富與生存下來。在這裏，我們找到了「科學如何與其他社會現象（如基礎和上層建築等）相區別」的問題底答案。

首先，科學以及它的各個別部門（如天文學、力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植物學、動物學及其他部門）都不是某一個時代或某一種基礎的產物；而是社會的長期發展與人類瞭解自然界的長期過程的結果。科學是在每一個時代中形成、充實和豐富起來的。我們以數學為例：歐幾里得幾何學、代數學、算數、積分學與微分學、羅巴切夫斯基幾何學，這一切都是使數學成為科學的發展與完成的各個階段。這些科學發現的一部分是在奴隸制度時代、奴隸制度的基礎上完成的；還有一部分是在封建主義時代完成的，而另外又有一部分則是資產主義時代完成的。目前，數學在我國達到了高度的繁榮，這與我國目前所處的基礎的基礎上，在社會主義上層建築積極與全面的支持下所產生的，難道可以僅僅歸於這一個時代的科學成就嗎？科學的繁榮與發展，難道僅僅歸於這一個時代的科學成就嗎？

偉大的學問、科學、力學這些科學，在好幾百年的課程中，經歷過各種不同的基礎，並遭受過不同的上層建築的壓迫，才被形成、補充與發展起來。在不同的發展中，補充了這些科學活動的範圍，而時常引致了新的自然科學部門的產生。當研究自然科學發展史時，有時造成了這樣的印象，即某一種科學在過去某一時期即創立起來。例如，在資本主義時代出現了達爾文主義，但是否能說這個科學理論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呢？它沒有自己過去的歷史嗎？當然不是的，祇有在綜合以前各時期一切科學成就的基礎上，達爾文主義的發展理論底創立才成為可能。

當然，認為科學如同一條孤單的水流那樣平穩地、沒有鬥爭地發展起來，這是錯誤的。這種想法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事實上，科學本身就是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舞臺。在它發展的全部階段裏，進行着科學與宗教、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的鬥爭，在任何基礎上，一切有價值的、真正科學的、人類思想底成果，都被保存與維護下來。科學不僅僅是某一種基礎上產生的結果，它是一種長期歷史發展的過程。這是它與基礎以及上層建築之間的重要區別之一。

其次，如所周知，上層建築的重要特徵之一，是在於它「是同一經濟基礎存在着和活動着的一個時代的產物」。（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譯本，六頁。）

並且，「上層建築的生命是不長久的，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滅而消滅，它要隨着這個基礎的消失而消失。」（同上）相反地，自然科學祇能是由於它們在舊的基礎經過改變與消滅以後，依然被保存下來，然後才能夠被發展、補充與成長。否則，就沒有任何科學了。馬克思主義給了我們這個現象的論證。老的上層建築的消滅是由於它不符合於新的基礎所引起。老的上層建築為新的所替換。每一種新的社會結構都要比較多的來利用科學；它按着本身的目的來利用科學。如所周知，資本主義利用了封建主義以及封建主義以前所遺留的自然科學上一切殘餘，並使它們開始心算。馬克思主義以前科學家們所得到的科學發明利用。列寧家學過：沒有去用過人類所得的知識，就不會容易談其科學。只有社會主義革命的級人才會要求搶奪前代文化與科學的遺產。這是那些反馬克思主義者，一些所謂「文化主義者」與俄國經濟階級作家協會會員們才要求遺棄以來的科學與文學，並一切從頭開始。馬克思主義的庸俗化者用唯心論、形而上學代替了對社會發展的馬克思主義底理解：煽動性地聲稱無產階級不能夠也不應當利用資產階級的科學與文化。他們宣稱：全部以前的文化遺產是一資產階級的產物；他們在懸空的位置上來號召創立新的「無產階級的」文化。這簡直是背叛無產階級革命，背叛社會主義。

列寧與斯大林揭穿了這些反革命的夢想，並號召勞動人民掌握與精通文化遺產。列寧指示過：「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必須充分應用科學、技術、總而言之——資本主義俄國遺留給我們的一切。」（「列寧全集」，俄文版，二九卷，六頁。）

因而，正確地、馬克思主義地理解科學，就是要知道在發展中來看它，將它作爲一種歷史過程來

研究它。在歷史激變的時期，當革命爆發，消滅了舊的基礎與上層建築，並創設了新的基礎與對其一致的上層建築時，原有的科學概念也發生破壞。勝利的階級拋棄掉在過時的舊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直接影響下所造成的人類思想活動中反科學的一切。社會革命給科學清除了反動的落後勢力的影響。社會革命以後，一切人類長期的思想活動結果所獲得的有價值的東西保留下來，同時，科學底發展獲得了有力的推進。

[illegible]

偉大的，他從博學中發掘出真理，而後更將這真理灌輸出來。新社會制度的建設與否，完全視乎他；他得到科學全書發見史中所能說的一切。科學被需要是為了這個目的，就是藉他的幫助來建設新社會，使社會制度是正確的，並要它走來自由。

「社會主義的科學應當在自己的手中掌握工廠、二萬、工作機械、機器、鐵路、煤炭、礦山……」當科學同時掌握科學員技術，因為沒有它們就不能控制生產，新發生產向前。無疑的，使資產階級採取反對，把科學從資本主義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之後，無產階級拋棄了一切反動的、爲了剝削而設的枷鎖，使他們的利益得到保護底東西。列寧教導說：「只有社會主義，才使科學擺脫資產階級的枷鎖，擺脫資本對它的奴役，擺脫它對資本主義的醜惡私利的奴隸態度。」（「列寧全集」，俄文版，二七卷，三七五頁）

科學與上府建築第二點最要區別就是這樣。如我們所見，它在於科學不隨着某一基礎的消滅而

消滅，也不像上層建築之被從新建立；科學在連續的若干個基礎上以及與其一致的各種的上層建築上生存與發展起來，保持清對於它說來是很自然的那種從這一個基礎過渡到另一個基礎的繼承性。當老的基礎消滅時，科學擺脫奴役，擺脫它的奴隸身份，擺脫老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桎梏，更好地與更完善地為新的基礎與新的上層建築服務。同時由於新的進步力量的影響，科學上昇到更高的水平，日臻完善與發展起來。

第三，在科學發展史中，列寧指出客觀的真理與絕對真理間關係一的確說得到了明確的證實。事實的科學發展史足以使反對客觀真理與社會認識的過程是無止境的，而每一個諸種的階段，無論每一代及微小的科學會同，均給予它自己的貢獻。列寧指出，這對於反對的，但很少量，歐了人類世界的一部分，當此它已能成爲科學史。列寧提出的所說，它包括於部分地絕對真理，它是科學的總計真理的道路上發展時所佔。

從不知到知，從不完全的知識到完全的知識——這種科學發展的過程，只有在科學在生產與生活中發大作用，這極一個基礎上，才成為可能。如果忽視了它以往的歷史，科學就不能發長。學者們脫離了科學的以往遺產，不瞭解或是忽視它的歷史，成就與發展，就不能靠純科學向前。這樣的學者們好似在拖拉機與康拜因機時代用鋤頭掘地的農民一樣。

斯大林同志關於科學承擔性底指示是天才的綜合科學全部發展歷史的結果。這個指示成爲一切科學項目的指導原則；因爲沒有知識的積累與批判地去領會它們，就不可能順利地發展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馬克思與列寧多次地指出了科學的這個特性。

關於科學承繼性的意義，偉大的俄國學者們德雷耶夫曾寫過：「科學的發現很少是一下子被完成的，」它們的出現是由於很多人的工作與許多材料累積的總和。」（門德雷耶夫：「化學原理」，

俄文版，卷一，三六一頁）「不論是如何一般性的自然規律，都沒有有一個是一下子被建立起來的。」（同上，卷二，三八二頁）

科學還有一個特性是這樣的：科學祇有在嚴格的承繼性的基礎上，批評地改造前代獲得的一切知識總和，才能夠被發展與完善起來。

對於科學以往的歷史採取誇大的態度，或者否認它的成績，這是「穴居者」底傳統的表現，是有害的「無產階級文化主義者」的主張的表現。所以我們必須研究科學生們的錯誤方法為例，指出了像這樣的「穴居者」的傳統表現的錯誤。

二

斯大林同志在「上層建築的批評」中指示道：「上層建築與生產及人的生產行為沒有直接聯繫。上層建築只是經過經濟的中介、基礎的中介與生產發生間接的聯繫」。（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譯本，八頁）自然科學與上層建築在這方面形成了根本的區別：它通過技術，與生產有着直接聯繫。

自然科學與技術彼此間不可分離的聯繫着，他們緊密地互相關聯着。科學上的發現立即會引起技術上的變化或改善，而後者影響到生產與勞動生產率。這樣一來，技術就成為必需的環節，通過了它，科學才影響生產。化學、物理學、生物學中的任何發現，按其本身來說是不能影響生產的。祇有當這些發現現在技術上成為現實時才引起生產中的改變。當汽鍋還沒有發明、蒸汽機還沒有被設計出來以前，也就是說當蒸汽動力的發現還沒有在技術上成為現實以前，或這種發現還沒有通過技術運用到生產中去以前，蒸汽動力的發現，按其本身來說，是不能有任何意義的，當俄國的工程師們和學者們

頭格洛契科夫、拉德金、亞科賓、彼得洛夫等還沒有發明在技術上應用電能的方法以前，也就是當電力還沒有通過這些技術應用到生產中去以前，電的發現正是同樣的不能拿來改變生產。原子能的發現，由於這種能力在工業上的利用還缺少技術上的掌握方法，影響生產極微，所以它還祇是科學上的成就。然而科學的發現一旦在技術上成爲了現實與已運用到生產中去以後，對於生產力的發展就會產生強有力的影響。俄國自然科學家門德里耶夫不止一次的給指出了科學與生產的直接聯繫，他曾寫過：「可以這樣說：科學與工業相交好，它們以共同的努力，爲一般幸福所能地奔走。」（門德里耶夫：「朝夕思慕的念頭」，俄文版，一九〇四年，三二三頁）

然而當科學與技術應用到生產這一點來補充科學、技術與生產的聯繫，也將是片面的與非馬克思主義者的途徑。不能忘記：生產決定科學的發展，因爲它在科學的面前放置着這一些或者那一些任務；科學爲了生產，爲了勞動生產率底發展，應當要解決這些任務。那就是說，科學本身在如何地實現着生產的要求。生產爲了科學任務的解決，創設必需的條件，爲完成這些任務是技術上的方法。科學對生產的這種直接依存性，決定了它在某一個發展時期中的水平。恩格斯指示過：「迄今爲止，人們祇是在夸耀着生產依賴於科學的一方面；然而實際上科學依賴於生產的一方面却要更大得多。」（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俄文版，一九五〇年，一四六頁）

在我們社會主義的經濟條件下，科學、技術與生產的直接聯繫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來。我們試以米邱林生物學爲例。這門科學是社會主義經濟、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米邱林科學履行着生產的要求，提出並解決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所要求的那些問題。在另一方面，集體農莊與國營農場的生產品成爲實驗米邱林生物學與檢查它理論正確性底牢固的基礎。而社會主義農業則利用米邱林科學的材料而達到了田間作物的空前收成與家畜飼養業中的高度產量。米邱林生物學與集體農莊及國營農場生產底

緊密的相互聯繫，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表現在這種科學祇有在新的、社會主義的農業生產方法的基礎上以及在社會主義的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積極協助下，才能夠產生與發展；在另一方面，它表現在：沒有米邱林生物學的科學材料，在家畜飼養業與農業中就不可能有如此高指標的成績。

我們再舉另一個例子：規模宏大的共產主義建設，伏爾加河上水力發電站的建設、津浦河與頓河水力發電站的建設、土庫曼大運河的修築、沙漠地區與半沙漠地區的控制，這一切都在蘇聯科學與技術的協助下，在我們的科學履行生產的要求，來幫助經濟。地理學家、水中地質學家、土壤學家、植物學家、動物學家、水力學家、農業技術家們都參加了迫切問題的研究。而科學上解決生產問題的問題時，必須的科學與技術的結合實現出來。這樣，社會主義生產與科學的要求，就置任務於它的面前，促進着科學的發展與科學的進步，推動着科學向前。

總之，自然科學與技術與生產聯繫。在這個聯繫中，原始的基礎是生產。但是科學，在生產的影響下被發展起來，即也對生產的發展起着直接的影響。這是區別科學與上層建築的特徵之一。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基礎的專門特點就是：它在經濟上替社會服務。上層建築的專門特點就是：它以政治、法律、美學和其他的觀念替社會服務，並且替社會創造相應的政治、法律和其他的制度。」（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中譯本，四〇頁。）

科學是這樣的社會現象，它具有本身的特殊性，在社會的發展中有着它本身特殊的作用。自然科學的使命就是供給社會上關於自然界的知識。對於社會來說，為了發展生產力，為了保護人類的健康與建立人類正確的世界觀，關於自然界的知識是必需的。自然科學在社會中能履行這個作用是因為它反映自然界，並揭發自然界的真實規律性。被揭發出來的自然規律是以實驗為基礎的，它經過了試驗與實踐的證實，便成為客觀的真理。

自然界客觀真理的確立，是一個複雜的歷史過程，由於它，人類社會從無知到有知，從知識較不完備到較為完備，逐漸掌握了自然力和自然規律，並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去利用它們。

自然規律並不是人類所創造，而僅僅是被人類所揭發出來。它們被自然科學所揭發與認識之後，通過了技術，影響人類的生產事業，在各個社會發展階段裏，它們都為一切社會經濟機構所利用。

三

雖然科學與生產緊密聯繫，上古建築對它仍然表現有巨大影響。上古建築能夠促進科學的發展，則通過對人皮膚，而促進它的发展，科學有很大的程度依賴於其建築，這在西歷古埃及方面；上古建築對科學的促進影響中，同時也影響到科學。統治階級的階級，也統治着科學。階級統治着科學也決定着科學的方向。在創制的社會裏，統治階級竭力阻礙其他階級的利益，掌握政權的階級也就為了這些目的而廣泛的利用着科學。

恩格斯指出科學在奴隸制度時期（希臘、羅馬時代）開始發展，在中世紀的時代遭受消滅。社會裏的封建壓迫也干涉科學，科學變成爲神學的下婢。反對神學的異教、神秘主義和教會的煩瑣哲學的統治，以及以宗教裁判來影響人類智慧的方法，束縛住了科學，把它遠遠地拋棄在後面，甚至於剝奪了它。亞里士多德時代已經達到的那些成就。

中世紀的統治階級是反動的，他們就成爲科學發展的障礙，爲了阻礙科學發展的目的，曾利用了一切在他支配下的政治的、法律的與其他上層建築的有力因素，也利用了這個上層建築的所有權力機構，如法庭、宗教裁判所、寺院等。爲了維護封建主的利益與保全封建主義的基礎，宗教裁判所把基沃爾津諾·布魯諾放在火堆上燒死，並且折磨伽里略，他們的「罪行」僅僅是在於他們正確地瞭解

周圍世界，揭發了它的客觀規律。創造了疾病新醫療法的醫生塞爾維他也被用火燒死。反動的統治階級對於自然界科學規律的發現，就是採取如此的態度。

自然科學家過去和現在都瞭解這一點，就是：統治階級對於被發現的自然規律並不是採取一種漠不相關的態度。達爾文寫道：如果他的「一種的起源」再早幾個世紀出現，他可能已經被可惡的惡黨們、僧侶們幸災樂禍地焚死在大堆上了。

代替了封建制度的資本主義，在初期曾經對發展科學感到有興趣。資產階級創造了科學發展的必要條件：資產階級支付了很多資金，希望從學者們、技師們得到新的發明和發明。事實上，在十八世紀，許多自然規律的內容，創造了新的知識部門，使工業猛烈地發展起來（十七、十八世紀）。然而這時期的科學是帶有資產階級的局限性與資本主義的功利主義的標誌的。發展的科學部門都是對於資本主義生產是需要的；並且是不侵害到統治階級即資產階級的利益的。一切與資產階級本身目的不合的就受到迫害與驅逐。對科學的利益讓位於功利主義的利益，唯心論代替了唯物論。資產階級把宗教變成它思想體系中的支柱。當他們把真正科學的一些有實際性的結論恰當地通過技術，應用到了生產中去以後，就開始向他們的學者奴僕們索取反動性的結論和理論了。

階級對於科學的態度，可以用達爾文主義的歷史作為一個明顯的例子。資產階級從達爾文那裏取得了對他們農業栽培與家畜飼養的實踐上所需要的東西；但是他們起來堅決反對達爾文所揭發的一般規律，反對他的人起源於類人猿的理論及自然選擇理論等等。

執行資產階級的社會要求，資本主義下的一批科學家奴僕們費盡心機地來竭力誹謗達爾文學說；對於達爾文學說中進步的、真正科學的、與自然界客觀發展規律相符的東西加以消滅或使之庸俗化。這位學者在當時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庸俗進化論、不可知論成份等）的影響下，在他的

理論概括中所犯的一些錯誤，被這班人拿來大事渲染。在生物科學中的反動表現是資產階級的奴才學者們（高爾頓、奈格利、孟德爾、魏斯曼、摩爾根、沙克斯、達林頓等）所鼓吹的魏斯曼主義。所謂的「實驗」是指向預定目標的，就憑了這種實驗的結果，大量地捏造許多虛假的自然規律，這些規律就是所謂的孟德爾「豌豆」定律、魏斯曼「老鼠」定律、約翰遜「純系律」等。這些「規律」就成為種族主義的基礎。

在現代美國、英國、法國的官方科學裏，反動勢力特別起着作用。這些帝國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已不再有興趣去發展真正的自然科學。他們佈下了這樣一個「科學」機關網，它適應他們的需要，在羣衆中散佈反動的思想意識，他們創立了許多特殊的新「科學」，如形式遺傳學、優生學、小兒學（Педология）等。資產階級的遺傳學家如今正從事於「人類改良」，為種族主義與世界主義提供科學的「論證」。微生物學被用來探究細菌戰的方法，化學被用來生產毒氣，物理學被用來發明大量毀滅人類的武器。

資產階級學者們以不可抑制的熱忱與奴才式的勤奮，企圖重現反動的中世紀時代，他們復活托洛斯基的天動說，「證明」世界是神所創造；他們製造了各種各樣的「定律」與「原理」，如物理學中的「測不準原理」與「互補原理」，化學中的「共振學說」以及許多其他的「定律」。

否認自然科學對統治階級的依存性，也就是遺忘了這全部事實。關於這一點，列寧曾寫過：「衆所周知的格言說：『如果幾何的原理觸犯了人類的利益，那末它們就一定會被推翻。』自然界的歷史理論觸犯了老的神學成見，它曾經引起過並且直到現在還在引起最激烈的鬥爭。」（「列寧全集」，俄文版，卷十五，十七頁）列寧將人類對於科學發現、科學真理以及對各種定律、學說的態度，與階級和階級鬥爭聯系起來，他並且指出：「如果數學的真理觸犯了人類的利益（更正確些來說即階級鬥

爭中的階級利益），那末，這種真理將熾烈地被否認。」（「列寧全集」，俄文版，卷二十，一八〇頁）

正如我們所見，列寧指出了統治階級僅僅接受不抵觸於本身利益的那種科學真理。現代美國、英國、法國的帝國主義者正迫害着約里奧——居里，貝爾納爾及郎之萬等先進的學者們；並且還令自己的學者們，要他們杜撰一些不存在的東西來反駁真實的自然規律。（郎之萬已亡故——編者）

無疑的，就它們本身來說，科學所揭示出來的自然法則是客觀的；它們對於階級及階級鬥爭是一視同仁的。可是當科學發現了新的自然規律，揭開了存在與利用它的可能性，以及將對於它來證明周圍世界的可能性時，統治階級就從是否符合於他本身的利益及本身的世界觀的觀點出發，來評價這些規律了。

科學對階級的依從性也表現在下列方面：即科學家們永遠是與一定的階級相聯繫着的。因此，他們總是把自己的努力用在發現能够鞏固這一階級及其經濟與政治的那些規律上面。如果沒有重要的發明被用來發展技術，那末資本主義將不能在經濟上徹底戰勝封建主義。蒸汽動力規律的發現，內燃發動機的發明，電力的發現與利用它的方法底研究完成，化學研究的蓬勃繁榮以及獲得各種不同的化合物的技術的成功，所有這一切都是自然科學所實現的，它履行社會的經濟要求，為經濟以及統治階級服務。

在對抗性的社會裏，科學永遠是激烈的階級鬥爭的舞台。反對統治階級的奴隸們的，是反映着進步階級的利益的科學家們。他們推動科學前進，揭發新的自然與社會的規律，創造先進的理論，與反動勢力作鬥爭。在科學中永遠進行着先進勢力與反動勢力、唯物論與唯心論、科學與神秘論的鬥爭。俄國自然科學的先進事業家們，唯物論者謝巧諾夫、梅契尼可夫、季米里亞席夫、巴甫洛夫等人的鬥

爭表現了正在出現的進步力量的利益。而這一點並不是偶然的，就是這些自然科學家的理髮與觀點是以革命民主主義者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布洛留波夫、柏林斯基、比沙列夫等的進步哲學觀念為源泉的。

在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以後，科學界的人就分為兩個陣營：一邊不接受新的制度，走入反革命陣營或是保持了觀望的態度；另一邊則坦率公開的站在革命無產階級方面，像季米里亞斯夫、巴甫洛夫、米邱林以及許多其他的俄國科學大師們一樣。如衆周知，列寧把改造舊的專家們（其中也包括科學工作者在內）的鬥爭稱為革命後階級鬥爭的一種形式。

在社會主義向前進過渡的時期，思想戰線的鬥爭是不容忽視的；有多種維克的思想原則在我們一切的思想活動中是一種指導的原則。無情地與資產階級思想相敵——馬列尼節、世界主義以及其他入類意識中資產階級遺毒的表現——在鬥爭，是發展我們科學的一種必要條件。

聯共（布）中央委員會關於思想問題的決議，在生物學、生理學、化學、語言學中進行的公開討論，這都是在科學中繼續不斷地貫徹布爾什維克的思想原則的結果。

馬林柯夫同志說過：「中央委員會的持恆具有這樣的目的，即保證在許多科學與藝術事業官身上加強戰鬥的蘇維埃愛國主義精神的統治，因而加強蘇維埃科學、文學和藝術的黨性，並把我們社會主義文化的一切工具：如報刊、宣傳品、科學、文學、藝術等，提高到一個新的更高的水平。」（「爭取持久和平，爭取人民民主」，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一日，俄文版。）

在階級對立的社會裏，統治思想就是統治階級的思想，每一個科學發現現在它的理論部分都要適應於這種思想。這常常造成與科學真理相違背。爲要使新的發現與統治的教條不相抵觸，對獲得的事實給予歪曲解釋，很多的機關被建立起來，專門爲不同的虛偽與反動的理論賦予偽科學底形式。這些

「理論」就是物理學的唯心論，生物學的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生理學中的「象形文字與符號論」等等。

科學完全以另一種情況存在於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社會中，在那裏對立的階級對抗已經消滅。在社會主義國家，科學成為全民的科學，因為它不服務於任何一個階級，而是服務於全體人民。在我們這裏，科學已不僅為學者們所發展，而且也為許多勞動人民——集體農莊莊員們、先進的工作者們、即廣大的人民階層所發展。共產主義建設的積極參加者，工業與農業的革新家們用自己的經驗與實踐豐富了科學，幫助它解決一切複雜的寫作、測量、計算、認識自然的道路。科學工作與生產的友誼合作鞏固了理論與實踐的聯繫；使他們面向着同一個偉大目標——共產主義建設。

科學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這種特殊作用，同時也決定了它的特殊內容：即無論構成研究方法、構成理論上的結論與綜合，都是徹底地採用了辯證唯物論的原則。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先進的科學是這樣的科學，它「不承認偶像，不怕推翻過時舊物，卻很仔細傾聽實驗經驗底呼聲。」（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中文版，六六四頁）

對於先進的科學來說，客觀態度是研究中的必需條件。它應當研究自然界所具有的那種本性，揭露他的真實規律與發展法則。

先進的科學，不論在研究方法中或是它所下的結論中，都應當無情的揭穿反動的資產階級科學，應當為了科學真理的純潔而鬥爭，驅除一切謊言，並不可愛地地去封封形而上學與唯心論的各種表現。

四

斯大林同志揭穿了語言學中的軍閥式制度，他的關於在廣泛的批評與自我批評基礎上發展科學，